联合国 A

大会

Distr.
LIMITED

A/CN.4/L.656/Add.1
20 July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04年5月3日至6月4日和
7月5日至8月6日，日内瓦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报告员：佩德罗·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

第七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所造成的损失的国际责任)

增编

目录

段次　　页次

C.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原则草案案文(续)..... .....
2. 原则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

GE. 04-62372 (C)　300704　010804

2. 原则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1.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原则草案案文及其评注载录如下。

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 *

总评注

(1) 序言概述了这些原则的背景以及所采用的处理方法。序言将这些原则置于《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有关规定的背景之下，接着具体提到《预防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

(2) 序言简要地介绍了最重要的背景：即使有关国家充分遵守其按照那些条款草案所承担的预防义务，但意外或其他事件仍有可能发生并产生跨界后果，给其他国家和其国民造成损害和严重损失。

(3) 正如序言所述的，因这种涉及危险活动的事件而遭受损害或损失的人不应无辜地承受这些损失，必须能够获得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4) 这些原则确立了实现这一目的可用的办法。

(5) 序言指出，针对某些特殊种类的危险活动制订国际协定，便可获得必要的赔偿安排。本原则鼓励酌情在国际、区域或双边一级制订这样的协定。

(6) 因此本原则的目的是促进这一领域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本原则就不在具体协定范围内的危险活动向各国提供了适当指导，同时指明了这类协定应处理的事项。

(7) 序言还指出，各国按照国际法有责任履行其预防义务。因此本原则不妨碍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以及一旦发生违反预防义务之事时按照那些规则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

---

* 委员会保留权利在二读时根据政府的评论和意见再次审议文书将采取的最后形式的问题。如果委员会必须拟订一份框架公约草案，这项工作将对原则草案 4 至 8 的案文做某些修订，并有几处增加，特别在解决争端以及公约草案与其他国际文书之间的关系方面。

(8) 在起草这些原则时，委员会以若干基本谅解为出发点。首先，一项普遍的谅解是：(a) 这一法律制度应是一般性和剩余性的；(b) 这一制度不应妨碍委员会2001年通过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有关规则。[1] 其次，有一项谅解是，责任问题的范围应与《预防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的范围相同，委员会也于 2001 年通过了该条款草案。[2] 具体地说，委员会还商定，为了启动关于跨界损害的制度，应采用《预防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中所适用的同样的标准，即“重大”标准。委员会还认真审议了是否有必要讨论与全球公共资源有关的问题这一事项。委员会注意到与那一专题相关的问题属于不同的问题，有其自己的特点，因而得出结论认为，那些问题需要另外处理。[3] 第三，委员会还一致认为，应基于某些政策考虑制订这些原则：(a) 虽然本专题拟涵盖的活动对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并且有益于社会，但本项制度应该作出一旦这些活动引起跨界损害则应为无辜受害者提供及时和充分赔偿的规定；(b) 除了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中所设想的那些措施以外，还应制订应急计划和反应措施。

(9) 第四，现有的各种责任和赔偿模式已经证实，国家的赔偿责任是一种例外情况，主要是在外层空间活动方面被接受。因此，另一项普遍性一致意见是，本原则草案范围内的活动的责任应主要与经营者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责任不要求提供过失证明，并且可能有限，或有例外——考虑到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因素。然而同样获得承认的一点是，这样的责任并不需要总由危险活动的经营者来承担。重要的一点是，最处于指挥地位的人或其他人或实体也可被认定负有责任。

(10) 第五，可以指出的是，人们普遍地赞同在任何损失分配方案中考虑到补充性资金；如果接受有限责任的概念，这种补充性资金便尤为重要。基本的谅解是，采纳一项损失分配方案，将损失在众多行为者之间分摊，包括国家在内。鉴于原则的一般性和剩余性，据认为不必要事先确定不同行为者的份额，精确查明国家应承担的角色。与此同时，委员们承认，国家根据国际法承担着预防义务，这就要求实

---

[1]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案文和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77 段。

[2] 同上，第 98 段。

[3] 也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第 447 段。

施与应有注意义务有关的某些最低限度标准。[4] 按照这些义务，各国只能在下列情况下允许进行具有重大跨界损害风险的危险活动：事先批准，利用环境和跨界影响评估，并监测这种跨界影响。换句话说，将主要责任与经营者联系在一起，丝毫不能免除国家的义务，国家仍必须履行其国际法规定的预防职责。

(11) 第六，对于危险活动造成损害时的损失分配方案涉及的制度应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委员会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大家都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于解决赔偿要求的实质性的或适用的法律会涉及到民事赔偿责任或刑事赔偿责任，或涉及到两者，并且取决于若干变量。与选择法院有关的民法或普通法或国际私法原则可能成为焦点，这取决于所涉及的背景情况和管辖地。所以，提议的方案不仅具有一般性和剩余性，而且具有灵活性，对可能产生的要求和适用的法律和程序不会有任何妨碍。

(12) 最后，关于文书的形式问题，委员们在这一阶段已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有人提出，这些原则草案应采取条款草案的形式，因而应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相对应。

(13)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由于原则草案必定是一般性和剩余性的，因此更宜作为原则来对待。具体危险活动的不同特性可能要求在具体的安排上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另外，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所作的选择或采用的办法也很可能不同。而且，作出的选择和采用的办法及其执行也可能因有关国家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受到影响。

(14) 经过权衡，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作为建议的原则，其具有的优点是不要求各国法律和各法律制度实现统一，而这种统一很可能是做不到的。委员会还认为，如果采取建议的原则这一形式，那么普遍接受其实质性规定这一目标便更有可能实现。但正如标题所附的脚注指出的，委员会保留权利在二读时根据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意见再次审议文件将采取的最后形式的问题。

---

[4] Birnie and Boyle have observed in respect of the draft article on prevention that “there is ample authority in treaties and case law, and state practice for regarding …provisions of the Commission's draft convention as codification of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They represent the minimum standard required of states when managing transboundary risks and giving effect to Principle 2 of the Rio Declaration” ， Patricia Birnie and Alan Boyle, International Law &The Environment (Oxford, 2002)，(2nd ed) p. 113.

序　言

大会，

忆及《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 13 和 16,

还忆及《预防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

认识到尽管有关国家已遵守了《预防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的规定，危险活动引起的事件仍会发生，

注意到由于这种事件，其他国家和(或)其国民可能遭受损害和严重损失，

关切地注意到：应该制定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以尽量确保因这种事件而蒙受损害或损失的自然人和法人，包括国家，能够获得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注意到国家应对违反国际法规定的预防义务承担责任，

认识到各国间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忆及针对某些特殊种类的危险活动制订有国际协定，

希望为进一步发展这一领域的国际法作出贡献；

……

评　注

(1)　过去，委员会通常向大会提交不带序言草案的条款草案，序言草案由各国来拟订。但是也有过委员会提交序言草案的先例。在提交关于消除未来无国籍状态和减少未来无国籍状态两项公约草案时，在提交与国家继承有关的自然人的国籍问题条款草案以及在提交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时，委员会都这样做过。由于委员会将要提交的是原则草案，那么一项序言草案被认为尤其有用。

(2)　正如在总评注里指出的，第一序言段先是提到《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 13 和 16。[5] 该项宣言的原则 13 重申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原则 22,强调各国必须就污染和其他环境破坏的责任问题和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制订法律。

---

[5]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里约热内卢，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93.I.8 和更正)，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一，附件一。

《里约宣言》原则 16 考虑到污染者付费原则，论述了应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问题。

(3) 第二序言段不言自明。它将本原则草案与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联系在一起。第 3、第 4 和第 5 序言段力求为本原则草案提供最基本的理由。

(4) 第六序言段强调，这些原则草案不影响一国因违反国际法规定的预防义务而可能引起的责任。

(5) 第七序言段承认在这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第八序言段承认对各种类别的危险活动存在着具体的国际协定，最后序言段表示愿意为进一步发展这一领域的国际法作出贡献。

原 则 1

适用范围

本原则草案适用于国际法未加禁止、但却可能以有形后果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害。

评 注

(1) 拟订关于适用范围的原则是为了反映委员会的下述一致意见，即将 2001 年《预防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的范围也应用于关于跨界损害的本原则草案。在委员会的工作背景之下，不需要特别强调“预防”和“责任”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性。[6] 原则一表明，本原则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是跨界损害。“transboundary damage”的概念与“tranboundary harm”概念一样，注重的是一国境内的活动在另一国管辖范围内引起的损害。

(2) 首先，属于本原则草案范围内的活动是那些“可能以有形后果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活动”。在这一类别之下，可以列出各种不同的活动。正如原则草案标题所显示的，任何危险或极端危险活动，只要在最低限度上具有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

---

[6] 见委员会 2002 年工作组的建议，《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和更正》(A/57/10 和 Corr.1)，第 447-448 段。

危险，均包括在内。极端危险活动是指这样的活动：通常经过良好管理而处在安全状态，但有可能在极个别的时候造成极端严重(不仅仅是重大、严重或大幅度)损害。

(3) 在关于国际责任的本专题的不同发展阶段，曾有人建议拟订一个活动清单，并且可以随时增加或删除清单上的活动。就像处理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一样，委员会决定不要这样的清单。详细地列出活动清单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清单所起的作用据认为不是必不可少。任何这样的清单都可能罗列不全，并且随着不断演变的技术发展，可能很快就需要予以审查。而且，除了某些极端危险的活动以外(这些活动大多受到特别制度的约束，例如在核领域或在外空活动领域)，一项活动所产生的风险基本上取决于对具体技术的运用、具体的背景以及操作方式。委员会感到，很难在一项一般性的清单里将所有这些要素都包括在内。然而，本原则范围内的活动都已经是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中必须事先批准的活动。

(4) 另外，各国总是可以通过多边、区域或双边安排，来具体说明在本原则范围内的活动是哪些活动，或在其国家立法中作出这样的规定。[7]

(5) “国际法未加禁止、但却可能以有形后果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活动”具有特定含义，可理解为包含 4 个要素，即(a) 这类活动未受国际法禁止，(b) 这类活动具有引起重大损害的可能，(c) 这类损害必须是跨界的，(d) 跨界损害必须是由这类活动通过其有形后果而引起的。所有这些要素——人为要素、风险要素、领土(外)

---

[7] For example, various liability regimes deal with the type of activities which come under their scope: the 1992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Baltic Sea Area, [IMO 1] LDC.2/Circ.303: the 1992 Convention on the Transboundary Effects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doc. ENVWA/R.54 and Add.1)，reprinted in 31 ILM (1992)，p. 1333; Annex I to the 2003 Protocol on Civil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Caused by the Trans-boundary Effects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on Trans-boundary Waters (2003 Kiev Protocol)，UNECE document MP/WAT/2003/1- CP.TEIA/2003/3 of 11 March 2003; Annex II to the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Activities Dangerous to the Environment (Lugano Convention) (*European Treaty Series*, No. 150. See also 32 ILM (1993)，128)，where activities such as the installations or sites for the partial or complete disposal of solid, liquid or gaseous wastes by incineration on land or at sea, installations or sites for thermal degradation of solid, gaseous or liquid wastes under reduced oxygen supply, etc.，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dangerous activities; this Convention also has a list of dangerous substances in annex I. See also Directive 2004/35/C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21 April 2004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with regard to the prevention and r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OJ L 143/56. 30.4.2004. Volume 47).

要素、有形要素——均来自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并经过了适当调整，还在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的起草过程中得到过解释。[8]

(6) “国际法未加禁止的活动”这一特定短语之所以采用，主要是为了将本原则的作用与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的作用区分开来。委员会不仅承认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承认对某些活动产生的有害后果进行赔偿的义务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因其性质而具有某些风险的活动。然而，鉴于风险责任的完全不同的基础和风险规则的不同性质以及风险可能具有的内容和形式，委员会决定对两个问题进行分别处理。[9] 也就是说，对本原则而言，着重点是活动的后果，而不是活动本身的合法性。

(7) 本原则，与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一样，都关注的是主要规则。因此，如果不履行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所规定的预防义务，便可能引起国家责任，而不一定同时引起这样的暗示：活动本身是受到禁止的。[10] 在这样的情况下，援引国家责任不

---

[8]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98 段，第 1 条草案的评注。

[9] 《1973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 38 段。

[10]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98 段，第 1 条评注第(6)段，第 382 页。也见 M.B. Akehurst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Inju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out of Acts not Prohibited by International Law”，*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1985)，pp. 3-16；Alan E. Boyle,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Injurious Consequences of Acts not Prohibi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A necessary distinction？”，*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39 (1990)，pp. 1-25；Karl Zemanek,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in W.Lang, H. Neuhold, K. Zemanek (ed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91)，p. 197；P.S. Rao, the Second Report on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Damage from Hazardous Activities, doc. A/CN.4/501, paras. 35-37。

仅是为了履行国家自己的义务，而且也是为了履行经营者的民事责任或职责。[11] 事实上，在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的整个起草过程中，大家都清楚这一点。[12]

(8) 人们承认，尽管履行了预防义务，仍有可能发生损害。可能出于好几项其他原因而发生跨界损害，不涉及国家责任。例如，会有这样的情况：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最终预防措施证明不够，或者在最初批准时，未能查明引起跨界损害的特定危险，因此也未能设想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13] 换句话说，跨界损害可能意外发生，或者可能在原先未曾设想的情况下发生。另外，经过一段时间，由于不利影响逐渐积累，也可能发生损害。在讨论赔偿时，应考虑到这种区别。由于在危险活动与发生的损害之间确定因果联系存在着困难，在后一种情况下提出索赔并不常见。[14]

(9) 为了本原则草案的目的，人们假定，按照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所承担的应有注意义务已经得到履行。因此，本原则草案的侧重点是在履行这种义务的情况下仍发生的损害。

---

[11] See P.M. Dupuy,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s États pour les dommages d'origine techologique et industrielle (Paris, Pedone, 1977)，p. 319; I. Brownlie, *System of the Law of Nations: State Responsibility*, Part I (1983)，p. 50; A. Rosas,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under Civil Liability Regimes"，in O. Bring and Said Mahmoudi (eds.)，*Current International Law Issues: Nordic Perspectives* (Essays in honour of Jerzy Sztucki)，(M. Nijoff, Boston, 1994); and Fouad Bitar "Les mouvements transfrontaliers de déchets dangereux selon la Convention de Bâle"，*Etude des régimes de responsabilité* (Paris, Pedone, 1997)，pp. 79-137.However, different standards of liability, burden of proof and remedies apply to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See also P.M. Dupuy, "Où en es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environnement à la fin du siècle？" in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97-4)，pp. 873-903; Teresa A. Berwick,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A Roadmap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view* (1998).pp. 257-267; and "A propos des mésaventures de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s États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e de l'environnement"，in *Les Hommes et l.environnement en hommage à Alexandre Kiss* (Paris, Frison-Roche, 1998).

[1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8/10)，第 443 段。

[13] 同上，第 444 段。

[14] See Peter Wetterstein "A Proprietary or Possessory Interest: A Condition sine qua non for claiming damage for environmental impairment, in Peter Wetterstein,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the Right to Compensation and Assessment of Damag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7)，p. 30. See also Xue Hanquin, Transboundary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 105 and 113 -182.

(10) 第二项标准是，本原则草案所涉及的活动是那些最初就具有“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的活动。正如在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第 2 条(a) 款的评注中所界定的，“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这一短语“包含了引起灾难性跨界损害的较低可能性或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较高可能性”。[15] 因此，这一短语提到的是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与损害性后果的规模两者的合并后果。因此，“危险”与“损害”的合并效果产生了所谓重大的后果。

(11) “重大”被理解成是指超过“察觉”，但不必达到“严重”或“显著”的程度。[16] 这种损害必须导致对其他国家诸如人的健康、公约、财产、环境或农业的真实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必须能够按照事实和客观的标准加以衡量。地球在生态上作为一个单元与政治上的边界不对应。各国在其境内开展合法活动的时候，会相互产生影响。这些相互影响只要尚未达到“重大”的水平，则被认为是可容忍的，不在本原则的范围之内。

(12) 第三项标准涉及有关活动引起的损害的跨界性质。原则 2 界定了“跨界损害”。它将跨界损害与进行有关活动的国家以外的另一国的领土或其管辖或控制的其他地方联系起来。因此，这项标准涉及三个概念，即“领土”、“管辖”和“控制”。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对这些概念都作了界定。[17] 活动必须在一国领土上或受一国管辖或控制的其他地方进行，但在另一国领土上或受其管辖或控制的地方产生影响。

(13) 划定本专题范围的第四项标准是，重大跨界损害必须是由有关活动的“有形后果”引起的。因此，一国在货币、社会经济或类似领域的政策和引起的跨界损害排除在本专题范围之外。[18]

(14) 最后，原则草案所关注的是由危险活动“造成的损害”。在本原则草案里，在仅提到损害(harm)的危险而不是损害实际发生的后来阶段时，保留了跨界损害(harm)的更宽范的概念。“损害(damage)”就是用来指后一阶段的。使用“damage”

---

[15]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98 段，第 2 条评注第(1) 段，p.387。

[16] 同上，第 4 和第 5 段，p.388。

[17] 同上，第 98 段，第 1 条评注第(7)-(12)段，pp.383-385。

[18] 同上，第 16 和 17 段，p.386。

这一词是为了具体指已经发生的跨界损害。这个词也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在责任制度里这是经常使用的术语。[19] “Damage”之前加上了“transboundary”一词，是为了强调本原则草案的范围所寻求的跨界特点。使用“in relation to transboundary

---

[19] Damage is defined in article 2, para.2 (c) of the the 1999 Basel Protocol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the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Document UNEP-CHW.5/29)；article 2, para.2 (d) of the the 2003 Kiev Protocol；article 2, para.7 of the 1993 Lugano Convention ；article 1, para.6 of the 1996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by Sea (HNS) (IMO document LEG/CONF.10/8/2. See also *35 ILM* (1996)1415)；article 1, para.10 of the 1989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During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by Road, Rail and Inland Navigation Vessels (CRTD) (Doc. ECE/TRANS/79, for text see also *Revue de droit uniforme* (UNIDROIT) 1989 (I)，p. 280). See also article 2,para.2 of the 2004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Directive 2004/35/CE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with regard to prevention and r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OJ L 143/56. 30.4.2004. Volume 47)；article I (a) of the 1972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Space Objects of 1972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961, p.187).

Pollution damage is defined in article 1, para. 6 of the 1969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973, p.3)；article 1, para.6 of the 199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IMO document LEG/CONF. 9/15. See also Birnie and Boyle, Basic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1995)，；91-106.)；article 1, para.9 of the 2001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IMO document LEG/CONF.12/DC/1)；article 1, para.6 of the 1977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resulting from the Exploration for and Exploitation of Seabed Mineral Resources (*16 ILM* (1977)1451).

For definition of nuclear damage, see article I, para.1k of 1963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2 ILM* (1963) 727)； article I, para. 1k of the 1997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36 ILM* (1997) 1462)；article 1of the 1997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36 ILM* (1997) 1473)；article I, para. (a) (vii) of the 2004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0 Paris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 (www.nea.fr/html/law).

See also article 1(15) of the 1988 Convention on the Regulation of Antarctic Mineral Resource Activities (*27ILM* (1988) 859)，which defines damage to the Antarctic environment or dependent or associated ecosysyems, and the1997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51/229 of 21 May 1997, for text see *UN doc. A/51/869*. See also *36 ILM* (1997) 700) which seeks in article 7 to “prevent the causing of significant harm”.

damage”这一短语目的是为了强调本原则所处理的与损害有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及时和充分赔偿的原则范围。

原 则 2

用 语

为本原则草案的目的：

(a) “损害”指对人员、财产或环境所造成的重大损害；包括：

(一) 人员死亡或人身伤害；

(二) 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包括构成文化遗产部分的财产；

(三) 环境受损而引起的损失或损害；

(四) 恢复财产、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的合理措施的费用；

(五) 合理反应措施的费用。

(b) “环境”包括：非生物性和生物性自然资源，例如空气、水、土壤、动物和植物等，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地貌的特征部分；

(c) “跨界损害”指在领土国或其管辖或控制下所从事的原则草案 1 所述活动在另一国领土上或在该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所造成的损害。

(d) “危险活动”指可能以有形后果造成重大损害的活动；

(e) “经营者”指在发生造成跨界损害事件时指挥或控制活动的任何个人。

评 注

(1) 损害的定义对于本原则来说十分重要。将损害的要素单独列出是为了阐明对损害提出求偿的根据。在阐明损害的各项要素之前，需要指出，有资格给予赔偿的损害应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导致本原则适用。例如，*Trail Smelter* 案的裁决仅仅关注在特雷尔的冶炼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20] *Lake Lanoux* 案的裁决也

---

[20] *Trail Smelter* Arbitration;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 III, p. 1965.

仅处理严重的伤害。[21] 若干公约也提到“重大”、“严重”或“显著”伤害或损害，认为这是引发法律求偿的阈值。[22]“重大”一词也用在其他法律文书和国内法中。[23]

(2) “重大损害”的确定既涉及客观标准，也涉及对价值的认定。后者取决于具体案件的情景和发生的时间。例如，在特定时间内剥夺某一种东西可能不被视为“重大”，因为在这一具体时间里，科学知识或人的意识可能认为这种剥夺是可容忍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种观点可能变化，同样的剥夺可能被认为是“重大的损害”。国际社会对空气和水污染的敏感度一直在经历着变化。

(3) (a) 款界定“损害”为对人、财产或环境造成的重大损害。(一)和(二)项涉及了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以及纯粹的经济损失，还有属于国家财产的国家文化遗产的损失。损害不会孤立地出现或发生在真空里。损害一定是对人或物发生的。

---

[21] *Lake Lanoux Arbitration (France v. Spain)*，ibid.，vol. XII, p. 281.

[22] See, for example, article 4 (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gulation of Antarctic Mineral Resource Activities, (*27 ILM*, (1988)，p. 868); articles 2 (1) and (2) of the Convention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a Transboundary Context (*30 ILM* (1991)，802); and article 7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

[23] See, for example, article 5 of the draft Convention o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lakes, prepared by the Inter-American Juridical Committee in 1965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Rios y Lagos Internacionales, 4th ed. 1971)，p. 132; the Helsinki Rules on the Uses of the Water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article 10,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 of the Fifty-second Conference* (Helsinki, 1966)，p. 496; article 21 of the [Revised]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ules on the Equitable U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s (tenth draft February 2004)，www.ila.hq.org/pdf/water; paragraphs 1 and 2 of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995 (XXVII) of 15 December 1972 concer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s in the field of the environment;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n Principles concerning Transfrontier Pollution, 1974, para. 6, OECD, Non-Discrimination in Relation to Transfrontier Pollution: Leading OECD Documents, p. 35, reprinted in *14 ILM*, (1975)，p. 246; the 1980 Memorandum of Intent Concerning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32 U.S.T, p. 2541, T.I.A.S. No. 9856; and article 7 of the 1983 Mexico-United States Agreement to Cooperate in the S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Border Area, in *22 ILM*, (1983)，p. 1025.The United States has also used the word .significant. in its domestic law dealing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See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Section 601, Reporter’s Note 3, pp. 111-112.

(4) 因此，(一)项中对人的损害包括死亡或人身伤害。在国内法[24]和条约实践[25]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即使那些仅关注环境损害、不直接处理人身伤害的责任制度也承认其他规则同样会使用。[26]那些对此事不置一词的制度似乎也并不完全排除在这一损害类别之下提出求偿的可能性。[27]

(5) (二)项列出了对财产的损害，这包括财产的损失或损害。财产包括可动产和不动产。国内法[28]和条约实践[29]中有这样的例子。出于政策考虑，一些责任制度将责任人的财产所受的损害排除在外。侵权行为人不得因其自己的错误行为而受

---

[24] The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ct of Germany for example covers anybody who suffers death or personal injury.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Act of Finland, the Environmental Code of Sweden, the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Act of Denmark all cover personal injury.

[25] Some liability regimes provide as follows: Article I, paragraph 1 k of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defines nuclear damage to include "(i) loss of life, any personal injury or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article I, paragraph 1 (k) of the 1997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1997 Vienna Convention), also refers to "(i) loss of life or personal injury; (ii)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 article I, paragraph vii of the 2004 Paris Convention defines nuclear damage to include "1. loss of life or personal injury; 2.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 the CTRD defines the concept of "damage" in paragraph 10 of article 1 "(a) loss of life or personal injury …; (b)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 the Basel Protocol defines "damage", in article 2, paragraph 2 (c), as: "(i) Loss of life or personal injury; (ii)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other than property held by the person lia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ent protocol;" the Kiev Protocol, defines damage in article 2, paragraph 2 (d), as: "(i) Loss of life or personal injury; (ii)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other than property held by the person lia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tocol;" The Lugano Convention defines damage in article 2 (7) as: "a. Loss of life or personal injury; b.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other than to the installation itself or property hel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operator, at the site of the dangerous activity".

[26] Directive 2004/34/CE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does not apply to cases of personal injury, to damage to private property or to any economic loss and does not affect any rights regarding such types of damages.

[27] Pollution damage is defined in article 1, para. 6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973, p.3); article 1, para.6 of the 199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IMO document LEG/CONF. 9/15), article 1, para.9.

[28] For example,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Act of Finland covers damage to property, Chapter 32 of the Environmental Code of Sweden also provides for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to property; the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Act of Denmark covers damage to property.

[29] 见上文脚注 25 中所举的例子。

益。《巴塞尔议定书》第 2 条(2)(c)(二)项和《卢加诺公约》第 2 条(7)(b)项以及《基辅议定书》第 2 条(2)(d)(二)项都含有这样的规定。

(6) 在传统上，所有权更多地关注的是个人的私人权利而不是公众的权利。个人在就其个人权利或所有权提出求偿方面不会遇到任何困难。这些求偿涉及与死亡或人身伤害或财产的损失或损害有关的所有权。由于环境受到损害而造成的财产损害、人身伤害或纯粹的经济损失，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方面，往往区分后果性经济损失和纯粹经济损失。[30]

(7) 后果性经济损失是指死亡或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的后果。这包括因人身受伤害而在收入上的损失。例如，按照《美国石油污染法》2702 节(b) 款，任何人对其动产和个人财产遭受损害或因为这些财产被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均可要求赔偿，拥有或租用这些财产的个人均可要求挽回损失。该款还规定，对于“因动产、个人财产受到损害、毁坏或丧失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或收入能力的损失”，均可要求赔偿。同样，《德国民法典》第 252 节规定，任何利润损失均应赔偿。就本原则草案而言，这类损失列于(一)和(二)项下。[31] 因此对于收入损失的赔偿，存在着不同的办法。然而，在对于关于收入损失的索赔方面缺乏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理

---

[30] Bjorn Sandvik and Satu Suikkari, “Harm and Repar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eaty regimes: An Overview, ” in Peter Wetterstein, *Harm to the Environment...op cit*, p.57. See generally, Edward H.P. Brans, Liability for Damage to Public Natural Resources: Standing, Damage and Damage Assessment (2001)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p.9-63. See also Julio Barboza, Special Rapporteur, Eleventh report, document A/CN.4/468 (1995).

[31] See for example article I (1) (k)) of the 1997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defines nuclear damage as including “each of the following to the extent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the competent court (iii) economic loss arising from loss or damage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i) or (ii)，insofar as not included in those sub-paragraphs, if incurred by a person entitled to claim in respect of such loss or damage; (vii) any other economic loss, other than any caused by the impair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f permitted by the general law on civil liability of the competent court.... See also article 1 of the annex to the 1997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which covers and each of the following to the extent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the competent court: ...(iii) economic loss arising from loss or damage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i) or (ii)， insofar as not included in those sub-paragraphs, if incurred by a person entitled to claim in respect of such loss or damage; ...(vii) any other economic loss, other than any caused by the impair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f permitted by the general law on civil liability of the competent court. Article I (vii) of the 2004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0 Paris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 defines nuclear damage as including each of the following to the extent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the competent court, ...(3) economic loss arising from loss or damage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1 or 2 above insofar as not included in those sub-paragraphs, if incurred by a person entitled to claim in respect of such loss or damage.

由期待，如果涉及危险活动的事件直接给受害人造成严重收入损失，那么有关国家应采取行动，确保受害人不会孤立无援地承受损失。

(8) 另一方面，纯粹经济损失与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没有联系。海岸附近的石油泄漏很可能立即给事件地点周围地区的旅游业和渔业造成损失。这类事件导致人们提出对纯粹经济损失的求偿，但没有多少结果。然而，一些国内立法和责任制度现在承认这类损害是可以赔偿的。《美国石油污染法》第 2702 节(b) 款规定，“任何人可要求获得与自然资源的损害、毁坏或丧失而造成的利润损失或收入能力损失等额的赔偿”。《芬兰环境损害赔偿法》也涵盖了纯粹经济损失，除非这种损失数额很小。《瑞典环境法典》第三十二章也规定了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事宜。不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纯粹经济损失只有在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可以赔偿。《丹麦环境损害赔偿法》涵盖了经济损失以及预防措施或恢复环境的合理费用。另一方面，《德国环境责任法》没有涵盖纯粹经济损失。[32]

(9) 《基辅议定书》第 2 条(d)(三)项和《巴塞尔议定书》第 2 条(d) (三)项都涵盖了出于经济利益而使用环境的过程中出现的收入损失，这种损失因环境受到损害而发生，这些规定都同时考虑到了节省和费用。就本原则的目的而言，这类损害列在(三)项下。[33]

---

[32] See Generally, Peter Wetterstein,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Germany,” in Michael Bowman and Alan Boyle,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parative Law; Problems of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22-242.

[33] See also Article I (1) (k) of the 1997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defines nuclear damage as including “each of the following to the extent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the competent court (v) loss of income deriving from an economic interest in any use or enjoy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curred as a result of a significant impairment of that environment, and insofar as not included in sub-paragraph (ii); See also article 1 of the annex to the 1997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which covers and each of the following to the extent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the competent court: “(v) loss of income deriving from an economic interest in any use or enjoy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curred as a result of a significant impairment of that environment, and insofar as not included in sub-paragraph (ii); Article I (vii) of the 2004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0 Paris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 defines nuclear damage as including each of the following to the extent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the competent court, …(5) loss of income deriving from a direct economic interest in any use or enjoy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curred as a result of a significant impairment of that environment, and insofar as not included in sub-paragraph 2 above; …

(10) (二)项还包含了成为文化遗产一部分的财产。国家财产包括国家的文化遗产。这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古建筑和遗址，而自然遗产是指自然特征和场点以及地质和生理学形态。它们的价值在于其历史、艺术、科学、美学、民族学或人类学方面的重要性或对自然美景的保存。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文化遗产提出了广泛的定义。[34] 并非所有民事责任制度都在这一项之下包含了文化遗产方面。例如，《卢加诺公约》在其“环境”的定义里加上了构成文化遗产一部分的财产。[35]

(11) 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在和平时期与在武装冲突时期一样都是重要的考虑。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就重申了这一原则。[36] 另外，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针对构成各国人民文化遗产的历史古迹和艺术作品采取敌对行动。[37]

(12) (三)项关注的是对环境本身造成损害的问题。这是危险活动对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而丝毫不涉及对人和财产的损害。在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的问题上，不容

---

[34] *11 ILM* (1972) 1294. Article 1 defines "cultural heritage" for purposes of the Convention as:

monuments： architectural works, works of monumental sculpture and painting, elements or structures of an archaeological nature, inscriptions, cave dwellings and combinations of features, which are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y, art or science；

groups of buildings： groups of separate or connected buildings which, because of their architecture, their homogeneity or their place in the landscape, are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y, art or science；

sites： works of man or the combined works of nature and man, and areas including archaeological sites which are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historical, aesthetic, ethnological or anthropological point of view.

See also defini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article 1 of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which essentially covers movable and immovable property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peoples. See also 1972 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

[35] 也见《保护和使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第 1 条(2)款。

[36] 1954 年 5 月 14 日在海牙制订。

[37]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rticle 53 of Protocol I and article 16 of Protocol II. See also the Hague Conventions of 1907, particularly Convention IV and its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articles 27 and 56 of the Regulations) and Convention IX, respecting Bombardment by Naval Forces in Time of War (article 5).

易确立立场。环境不属于任何人。普遍认为环境是不得由私人拥有的公共财产(*res communis omnium*)，这与 *res nullius* 不同，那是不属于任何人但可由私人拥有的财产。个人对这种公共财产不拥有个人的权利，通常无法针对这种财产所受的损害而提出求偿。[38] 而且，为了确立索赔，并不总是容易确定谁可能遭受了生态或美学价值上的损失或因此受到伤害。国家以信托的方式掌管这些财产，通常公共当局，更近些时候，公共利益团体，获得了提出索赔的地位。[39]

(13) (三)至(四)项处理了通常与环境损害有关的索赔。(b) 款处理了环境的定义。这两款都可视为一个整体概念的组成部分。这两款一起构成了环境的损害的定义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对环境的损害的概念反映在好几项责任制度中。[40] 对于不同的目的，可以对环境作出不同的定义，因此有必要牢记，不存在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然而为了本原则的目的，提供一个工作定义还是有用的。这个定义有助于人们比较客观地认识就环境的损害而采取的救济行动的范围。[41]

(14) (b) 款给“环境”下了定义。对环境可以作出较窄的定义，使之仅限于自然资源例如空气、土壤、水、动物和植物及其相互作用。较宽的定义还可包括环境价值。委员会决定在定义里包括后者，即把诸如地貌的美学方面等非服务价值也包

---

[38] In Burgess v. M/V Tamano, 370 F.Supp (1973) 247 at 247, the court noted that “It is also uncontroverted that the right to finish or to harvest clams …is not the private right of any individual, but is a public right held by the State ‘in trust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the people’…”

[39]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 of 1980 (CERCLA)，42 U.S.C.A, sections 9601 et seq. Clean Water Act of 1977, 33 U.S.C.A, section 1321; Oil Pollution Act of 1990, 33 U.S.C.A.，sections 2701 et seq.，the US "Congress empowered government agencies with management jurisdiction over natural resources to act as trustees to assess and recover damages ... [t]he public trust is defined broadly to encompass 'natural resources' ... belonging to, managed by, held in trust by, appertaining to or otherwise controlled by' Federal, state or local governments or Indian tribes".

[40] See for example, of the Lugano Convention (article 2, para. (7)(d)); the Convention on the Transboundary Effects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article 1(c); the 1992 ECE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Use of Transboundary Watercourses and International Lakes (article 1(2));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gulation of Antarctic Mineral Resource Activities (CRAMRA) (article 8(2)(a)，(b) and (d)); the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during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by Road, Rail and Inland Navigation Vessels (CRTD) (article 9(c) and (d)); the Basel Protocol (article 2 (2) (c) (iv) and (v); and the Kiev Protocol (article 2 (d) (iv)-(v).

[41] See also European Communities Green Paper on remedying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 (93) 47 final, 14 May 1993, p.10.

括在内。[42] 这包括由于自然美及其娱乐特征和这方面的机会而享受自然。由于本原则的一般和剩余特性，采取这种宽范的处理办法是有道理的。[43]

(15) 另外，委员会之所以采取这种整体性的办法，是因为，用国际法院在审理 *Gabcikovo-Nagymaros Project* 案时所说的话表达,[44] 委员会

> 意识到，在环境保护领域，由于环境损害往往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性，也由于这类损害的赔偿机制本身往往存在着局限性，警惕和预防是必要的。[45]

(16) 此外，宽范的定义会减弱责任制度对可接受的救济措施规定的任何限制，并反映在(四)和(五)项里。

(17) 因此，虽然(b) 款中提到的“自然资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包含了人们熟悉的受保护的生态系统内的环境概念，[46] 但提到“地貌的特征部分”

---

[42] For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underpinning a regimes for damage to biodiversity, see Michel Bowman, “Biodiversity, Intrinsic Value and the Definition and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Harm in Michael Bowman and Alan Boyle, *Environmental Damage …op cit*, pp.41-61. Article 2 of the 1972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defines "natural heritage" as

"natural features consisting of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formations or groups of such formations, which are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aesthetic or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geological and physiographical formations and precisely delineated areas which constitute the habitat of threatened speci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cience or conservation; natural sites or precisely delineated natural areas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cience, conservation or natural beauty".

[43] For a concise discussion of the differing approaches on the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see Philippe Sands,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Law*, Second edition, 2003, pp. 876-878.

[44] *Case concerning the Gabcikovo-Nagymaros Project*, (Hungary v. Slovakia)，*ICJ Reports* 1997, p.7.

[45] 同上，第 141-142 段。法院在这方面还暗示，有必要考虑到不同代人之间和同一代人内部不同人的利益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现实需要。

[46] Under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ecosystem means a dynamic complex of plant, animal and micro-organism communities and their non-living environment interacting as a functional unit". Under CRAMRA:

“Damage to the Antarctic environment or dependent or associated ecosystems' means any impact on the living or non-living components of that environment or those ecosystems, including harm to atmospheric, marine or terrestrial life, beyond that which is negligible or which has been assessed and judged to be acceptable pursuant to this Convention."

暗示着承认更广的环境概念。[47] 自然资源的定义包含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资源，包括其生态系统。

(18) (三)项论及环境损害会采取的形式。这包括“环境受损而引起的损失或损害”。受损包括伤害、改变、改动、恶化、毁坏或丧失。这意味着以有害的方式造成质量、价值或优秀程度的降低。正如上文第(9)段所指出的，上述针对对环境的任何经济利用方面的收入损失的索赔，由于是因环境受损而发生的，均可列在这一项下。

(19) 可以指出的是，(四)项提到“恢复……的合理措施的费用”，(五)项提到与“合理反应措施的费用”相关的合理“清理”费用，这些都是现代概念。这些损害要素在更近些时候获得了承认。因为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趋势，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而不是主要关注对人和财产的损害”。[48] (四)项表明，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可以偿还，在针对跨界损害提出求偿时可以提出。最近的条约实践往往确认了这类措施的重要性，但交由国内法来表明谁有权采取这些措施。这类措施被描述为任何下述合理措施：目的是评估或恢复受

---

[47] Article 2(10) of the Lugano Convention contains a non-exhaustive list of components of the environment which includes: "natural resources both abiotic and biotic, such as air, water, soil, fauna and flora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ame factors; property which forms par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aspects of the landscape"; article 1(c)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Transboundary Effects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refers to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on "(i) human beings, flora and fauna; (ii) soil, water, air and landscape; (iii)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in (i) and (ii); material asse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ing historical monuments"; article 1(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Use of Transboundary Watercourses and International Lakes says that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include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and safety, flora, fauna, soil, air, water, climate, landscape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or other physical structures or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factors; they also include effects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r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resulting from alterations to those factors".

[48] Louise de la Fayett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Michael Bowman and Alan Boyle, *Environmental Damage ...op cit,* pp.149-190, at pp.166-167.

损害或毁坏的环境组成部分，或者在这样做不可能时，酌情将这些组成部分的等值物引入环境中。[49]

(20) 提到“合理”一词是为了表明，这类措施的费用对于这类措施的用途而言不应该过高。在审理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v. Zoe Colocotroni* 一案时，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指出：

> “[可收回的费用是指]为了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环境使之重新达到原先的状况或者在不需要过高支出的情况下尽可能达到原先的状况而需要支付的合理的费用。在确定这样的救济时，核心问题应是合理和谨慎的主权国家或其代理人为减轻污染造成的损害而将采取的步骤，并同时注意技术可行性、有害的负作用以及这种再生过程的兼容性或其重叠性(这是人们自然期待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努力超出了某一点变得多余或过于昂贵”。[50]

(21) (五)项包括了在针对跨界损害提出求偿时可以列出的合理反应措施费用。最近的条约实践往往确认这种措施的重要性，但对于谁有权可以采取这类措施这一

---

[49] See for example the 1997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article I, paragraph 1 (k) (iv); “the costs of measures of reinstatement of impaired environment, unless such impairment is insignificant, if such measures are actually taken or to be taken, and insofar as not included in sub-paragraph (ii)”; the annex to the 1997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article 1 (v) “ loss of income deriving from an economic interest in any use or enjoy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curred as a result of a significant impairment of that environment, and insofar as not included in sub-paragraph (ii)”; the 2004 Paris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article I (vii)(4); “ the costs of measures of reinstatement of impaired environment, unless such impairment is insignificant, if such measures are actually taken or to be taken, and insofar as not included in sub-paragraph 2”. Article 1, para.6 of the 1992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refers to impairment of the environment other than loss of profit from such impairment shall be limited to costs of reinstatement actually undertaken or to be undertaken. See also article 2 (2) (c) (iv) and (d) of the Basel Protocol, article 2 (7) (c) and (8) of the Lugano Convention and article 2 (2) (d) (iv) and (g) of the Kiev Protocol.

[50] 628 F.2 d, p. 652 (1st Cir. 1980), cited in Colin de la Rue ,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 in Ralph P. Kroner (ed)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nd Insurance, (1993), p. 71.

问题，留给了国内法来处理。[51] 这类措施包括在发生跨界损害之后，公共当局中的任何人采取的任何合理措施，用于防止、缩小或减轻可能的损失或损害，或用以安排对环境的清理。反应措施必须合理。

(22) (c) 款界定了“跨界损害”。它指的是由于一国发生的涉及危险活动的意外或事件而在另一国造成的损害。这一概念根据的是人们已经公认的一国的领土、管辖权和控制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它指的是在一国领土上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所从事的危险活动在另一国领土上或在该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所造成的损害。有关国家是否拥有共同边界并不重要。这一定义例如包括了在一国管辖或控制下在其船只或海上平台上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对另一国的领土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造成影响。但是这个定义没有明说跨界损害也可能涉及一些其他可能性，只是这些可能性不是很容易被想到。

(23) 这个定义是为了清楚地区分出下列两者：一是在其管辖和控制下进行本原则所涵盖的活动的国家，二是遭受了有害影响的国家。为了本原则的目的，可以采用不同的术语。这些术语包括正如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所界定的，“起源国”(指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下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进行第 1 条所指活动的国家)；“可能受影响国”(指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有可能发生重大跨界损害的国家，相对任何特定的跨界损害情况而言，有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受影响国)。另外，“受害国”(在其领土上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发生跨界损害的国家)；以及“当事国”(起源国，可能受影响国；以及受害国)等词语也可以采用。这些词语在本原则里没有使用，但在评注的不同的地方被酌情使用。

---

[51] See for example the 1997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article I, paragraph 1 (k) (vi); “ the costs of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further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such measures; the annex to the 1997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article 1 (vi): the costs of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further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such measures”; the 2004 Protocol to amend the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 of 1960, article I (vii) (6); “the costs of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further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such measures, in the case of sub-paragraphs 1 to 5 abov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loss or damage arises out of or results from ionising radiation emitted by any source of radiation inside a nuclear installation, or emitted from nuclear fuel or radioactive”. Article 1, para.6 of the 1992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refers to costs of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further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preventive measures. See also article 2 (2) (c) (v) and (d) of the Basel Protocol; article 2 (7) (d) and (9) of the Lugano Convention and article 2 (2) (d) (v) and (h) of the Kiev Protocol.

(24) 本原则范围内的事件的实际情况经常是，起源国和其他受害国内都可能有受害人。在发放赔偿时，尤其是按照下文原则 4 所设想的向受害人发放赔偿金时，一部分资金可能需要用于赔偿在起源国遭受的损害。1997 年《关于核损害补充赔偿的维也纳公约》第 11 条就设想了这样的制度。[52]

(25) (d) 款界定了危险活动的含义，它指的是任何可能以有形后果造成跨界损害的活动。上文原则草案 1 的评注解释了所用术语的含义。

(26) (e) 款界定了“经营者”的含义。“经营者”的定义是一个功能性定义。必须有人指挥或控制危险活动。

(27) 在国际法中，对于经营者，没有一个一般性定义。但这一词在国内法[53]和条约实践中都被使用。在条约实践上，核损害制度对经营者规定了责任。[54]但依据有关活动的性质不同，经营者的定义也会有所变化。将责任归结到一个单一的实体身上，不论他是所有人还是经营人，是严格的责任制度的最明显特征。所以，除经营者以外，另外的人也可以被具体认定为负有责任，这取决于相对于特定的危险活动而言所涉及的利益。例如在导致通过了 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 1969 年会议上，当时存在着为船舶所有人或货物所有人规定责任或为两者都规定责任的可能性。[55]然而按照达成的一项折中方案，船舶所有人被规定负有严格责

---

[52] *36 ILM* (1997) 1473.

[53] For domestic law see for example the 1990 Oil Pollution Act (OPA)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may be held liable: (a) responsible party such as the owner or operator of a vessel, onshore and offshore facility, deepwater port and pipeline; (b) the "guarantor", the "person other than the responsible party, who provides evidence of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for a responsible party"; and (c) third parties (individuals other than those mentioned in the first two categories, their agents or employees or their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whose conduct is the sole cause of injury). See also CERCLA (42 U.S.C.A. Section 9601 (2)(A)).

[54] 1960 Paris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 and the 2004 Protocol to amend the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 of 1960 Convention (*operator of a nuclear installation*). (article 1, para.2) and operator in respect to a nuclear installation refers to the person designated by the competent public authority as the operator of the installation (article 1 (vi));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operator) (article IV); 1997 1997 Protocol to Amend the 1963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operator")(article 1 (c)); the 1962 Convention on the Liability of Operators of Nuclear Ships (*operator of nuclear ships*) (article II).

[55] See LEG/CONF/C.2/SR.2-13, cited in David W. Abecassis and Richard L. Jarashow, *Oil Pollution from Ships*, 2nd ed. (1985) p. 253. Some regimes that attach liability to the ship owner are the 199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Pollution Damage (Article III, para.1); the 2001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article III); the 1996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Damage f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by Sea (article 7, para.1).

任。[56] “指挥”一词暗示着有能力使用或控制某种工具性。因此它可以包含在发生损害时使用飞机的人或飞机的所有者(如果他保留着航行权的话)。[57]

(28) “控制”一词暗指有权管理、指导、约束、经管或监督。[58] 这包括对活动的技术运作获得了决策权的人，包括持有开展这种活动的许可证或批准书的人，或登记或通知这种活动的人。[59] 也可以包括母公司或其他相关实体(不论是不是公司)，尤其是当该实体实际控制着活动时。[60] 经营者可以是公有实体，也可以是私有实体，按照设想，为了本定义的目的，国家可以成为经营者。

(29) 短语“在发生造成跨界损害的事件时”是为了确立经营者与跨界损害之间的联系。

-- -- -- -- --

---

[56]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During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by Road, Rail and Inland Navigation Vessels defines "carrier" with respect to inland navigation vessel as "the person who at the time of the incident controls the use of the vehicle on board which the dangerous goods are carried" (article 1, para.8); the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resulting from Exploration for and Exploitation of Seabed Mineral Resources defines operator of a continental shelf installation to include in the absence of a designation by a Contracting Party the person who is in overall control of the activities carried on at the installation (article 1, para.2); and under the EU Directive 2004/35/CE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which attaches liability on the *operator*, the term operator includes any natural or legal, private or public person who operates or controls the occupational activity.

[57] 1952 年《关于外国飞机对地面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公约》，第 12 条。

[58] The definition of ship owner in the Bunker Oil Convention is broad. It includes the registered owner, bareboat charterer, manager and operator of the ship (article 1 para.2).

[59] EU Directive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rticle 1, para.6.

[60] Under article 8 of the CRAMRA, the primary liability lies with the *operator*, which is defined as a Party or an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of a Party or a juridical person established under the law of a Party or a joint venture consisting exclusively of any combin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Article 1 (11). Pursuant to section 16.1 of the Standard clauses for exploration contract annexed to the Regulations on the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for Polymetallic Nodules in the Area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on 13 July 2000, the *Contractor* is liable for the actual amount of any damage, including damage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rising out of its wrongful acts or omissions, and those of its employees, subcontractors, agents and all persons engaged in working or acting for them ISBA/6/A/18, annex. Clause 16.